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老殘遊記二編  
第六回 斗姥宮中逸雲說法 觀音庵裡環翠離塵

話說觀雲聽說宋公已有懼意，知道目下可望無事，當向慧生夫婦請安道謝。少頃老姑子也來磕頭，慧生連忙摻起說：「這算怎樣呢，值得行禮嗎？可不敢當！」於老姑子又要替德夫人行禮，早被慧生抓住了，大家說些客氣話完事，逸雲卻也來說：「請吃飯了。」眾人回至觀雲房中，仍舊昨日坐法坐定。只是青雲不來，換了靚雲，今日是靚雲執壺，勸大家多吃一杯。德夫人亦讓二雲吃菜飲酒，於是行令猜枚，甚是熱鬧。瞬息吃完，席面撤去。德夫人說：「天時尚早，稍坐一刻，下山如何？」靚雲說：「俾五點鐘走到店，也黑不了天，我看俾今兒不走，明天早上去好不好？」德夫人說：「人多，不好打攪的。」逸雲說：「有的是屋子，比山頂元寶店總要好點。我們哥兒倆屋子讓俾四位睡，還不夠嗎？我們倆同師父睡去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你們走了，我們圖什麼呢？」逸雲說：「那我們就在這裡伺候也行。」德夫人戲說道：「我們兩口子睡一間屋。」指環翠說：「他們兩口子睡一間屋。」問逸雲：「你睡在那裡呢？」逸雲說：「我睡在俾心坎上。」德夫人笑道：「這個無賴，你從昨兒就睡在我心上，幾時離開了嗎？」大家一齊微笑。德夫人又問：「你幾時剃辮子呢？」逸雲搖頭道：「我今生不剃辮子了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不是這廟裡規定三□歲就得剃辮子嗎？」答道：「也不一定，倘若嫁人走呢，就不剃辮子了。」問：「你打算嫁人嗎？」答：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這些年替廟裡掙的功德錢雖不算多，也夠贖身的分際了，無論何時都可以走。我目下為的是自己從小以來，凡有在我身上花過錢的人，我都替他們念幾卷消災延壽經，稍盡我點報德的意思，念完了我就走，大約總在明年春夏天罷。」德夫人說：「你走，可以到我們揚州去住幾天，好不好呢？」逸雲說：「很好，我大約出門先到普陀山進香，必走過揚州，俾開下地名來，我去瞧俾去。」老殘說：「我來寫，俾給管筆給張紙我。」靚雲忙到抽屜裡取出紙筆遞與老殘，老殘就開了兩個地名遞與逸雲說：「俾也惦記著看看我去呀！」逸雲說：「那個自然。」又談了半天話，轎夫來問過數次，四人便告辭而去。送了打攪費二□兩銀子，老姑子再三不肯收，說之至再，始強勉收去。老姑子同逸雲、靚雲送出廟門而歸。

這裡四人回到店裡，天尚未黑，德夫人把山頂與逸雲說的話一一告訴了慧生與老殘，二人都贊歎逸雲得未曾有。慧生問夫人道：「可是呢，你在山頂上說愛極了他，你想把他怎樣，後來沒有說下去。到底你想把他怎樣？」德夫人說：「我想把他替你收房。」慧生說：「感謝之至，可行不行呢？」夫人道：「別想吃天鵝肉了，大約世界上沒有能中他的意了。」慧生道：「這個見解倒也是不錯的，這人做妾未免太褻瀆了，可是我卻不想娶這麼一個妾，到真想結交這麼一個好朋友。」老殘說：「誰不是這麼想呢？」環翠說：「可惜前幾年我見不著這個人，若是見著，我一定跟他做徒弟去。」老殘說：「你這話真正糊塗，前幾年見著他，他正在那裡熱任三爺呢，有啥好處？況且你家道未壞，你家父母把你當珍寶一樣的看待，也斷不讓你出家，到是此刻卻正是個機會，逸雲的道也成了，你的辛苦也吃夠了，你真要願意，我就送你上山去。」環翠因提起他家舊事，未免傷心，不覺淚如雨下，掩面啜泣。聽老殘說道送他上山，此時卻答不出話來，只是搖頭。德夫人道：「他此時既已得了你這麼個主兒，也就離不開了。」

正在說話，只見慧生的家人連貫進來回語，立在門口不敢做聲。慧生問：「你來有什麼事？」連貫稟道：「昨兒王媽回來就不舒服的很，發了一夜的大寒熱，今兒一天沒有吃一點什麼，只是要茶飲。老爺車上的轆轤也病倒了，明日清早開車恐趕不上。請老爺示下，還是歇半天，還是怎麼樣？」慧生說：「自然歇一天再看，騾子叫他們趕緊想法子。王媽的病請鐵老爺瞧瞧，抓劑藥吃吃。」正要央求老殘，老殘說：「我此刻就去看。」站起身來就走。少頃回來對慧生說：「不過冒點風寒，一發散就好了。」

此時店家已送上飯來，卻是兩分，一分是本店的，一分是宋瓊送來的。大家吃過了晚飯，不過八點多鐘，仍舊坐下談心。德夫人說：「早知明日走不成功，不如今日住在斗姥宮了，還可同逸雲再談一晚上。」慧生說：「這又何難，明日再去花上幾個轎錢，有限的很。」老殘道：「我看逸雲那人灑脫的很，不如明天竟請他來，一定做得到的。我正好有話同他商量呢。」慧生說：「也好，今晚寫封信，我們兩人聯名請他來，今晚交與店家，明日一早送去。」老殘說：「甚好，此信你寫我寫？」慧生說：「我的紙筆便當，就是我寫罷。」

當時寫好交與店家收了，明日一早送去。老殘遂對環翠道：「你剛才搖頭，沒有說話，是什麼意思？我對你說罷：我不是勒令要你出家，因為你說早幾年見他，一定跟他做徒弟。我所以說早年是萬不行的，惟有此刻倒是機會，也不過是據理而論，其實也是做不到的事情。何以呢，其餘都無難處，第一條：現在再要你去陪客，恐怕你也做不到了。若說逸雲這種人真是機會難遇，萬不可失的，其如廟規不好何？」

環翠說：「我想這一層到容易辦，他們凡剃過頭的不陪客，倘若去時先剃頭後去，他就沒有法子了。只是有兩條萬過不去的關頭：第一，承你從火水中搭救我出來，一天恩德未報，我萬不能出家，於心不安；第二，我還有個小兄弟帶著，交與誰呢？所以我想只有一個法子，明天等他來，無論怎樣，我替他磕個頭，認他做師父，請他來生來度我，或者我伺候你老人家百年之後，我去投奔他。」

老殘道：「這倒不然，你說要報恩，你跟我一世，無非吃一世用上一世，那會報得了我的恩呢？倘若修行成道，那時我有三災八難，你在天上看見了，必定飛忙來搭救我，那才是真報恩呢。或者竟來度我成佛作祖，亦未可知。至於你那兄弟更容易了，找個鄉下善和老兒，我分百把銀子替他置個二三□畝地，就叫善和老兒替他管理撫養成人，萬一你父親未死，還有個會面的日期。只是你年輕的人，守得住守不住，我不能知道，是一難；逸雲肯收留你不肯收留你，是第二難。且等明日逸雲到來，再作商議。」德夫人道：「鐵叔叔說的□分有理，且等逸雲到來再議罷。」大家又說了些閒話，各自歸寢。

次日八點鐘，諸人起來，盥漱方畢，那逸雲業已來到。四人見了異常歡喜，先各自談了些閒話，便說到環翠身上。把昨晚議論商酌的話，一一告知逸雲。逸雲又把環翠仔細一看，說：「此刻我也不必說客氣話了，鐵姨奶奶也是個有根器的人，你們所慮的幾層意思，我看都不難。只有一件難處，我卻不敢應承。我先逐條說去：第一條，我們廟裡規矩不好，是無妨礙的，你也不必先剪頭髮，明道不明道，關不到頭髮的事。我們這後山，有個觀音庵，也是姑子廟。裡頭只有兩個姑子，老姑子叫慧淨，有七□多歲，小姑子叫清修，也有四□多歲了。這兩個姑子皆是正派不過的人，與我都極投契。不過只是尋常吃齋念佛而已，那佛菩薩的精義，他卻不甚清楚。在觀音庵裡住，是萬分妥當的。第二條，他的小兄弟的話呢，也不為難。我這做來峰腳下有個田老兒，今年六□多歲了，沒有兒子。□年前他老媽勸他納個妾，他說：『沒有兒子將來隨便抱一個就是了。若是納了妾，我們這家人家，今兒吵，明兒鬧，可就過不成安穩日子了。你留著俺們兩個老年人多活幾年罷！況且這納妾是做官的人們做的事，豈是我們鄉農好做得嗎？』因此他家過得□分安靜，從去年常托我替他找個小孩子。他很信服我，非我許可的他總不要，所以到今兒還沒選著。他家有二三百畝地的家業，不用貼他錢，他也是喜歡的，只是要姓他的姓。不怕等二老歸天後再還宗，或是兼挑兩姓俱可。」環翠說道：「我家本也姓田。」逸雲道：「這可就真巧了。第三層，鐵老爺，你怕你姨太太年輕守不住，這也多慮，我看他一定不會有邪想的。你瞧他眼光甚正，外平內秀，決計是仙人墮落，難已受過，不會再落紅塵的了。以上三件，是你們諸位所慮的，我看都不要緊。只是一件甚難，姨太太要出家是因我而發，我可是明年就要走的人，把他一個人放在個荒涼寂寞的姑子庵裡，未免太苦。倘若可以明道呢，就辛苦幾年也不算事。無奈那兩個姑子只會念經吃素，別的全不知道。與其苦修幾□年，將來死了，不過來生變個富貴女人，這也就大不合算了！倒不如跟著鐵老爺，還可講幾篇經，說幾段道，將來還有個大澈大悟的指望，這是一個難處。若說教我也不走，在這裡陪他，我卻斷做不到，不敢欺人。」環翠道：「我跟著師父跑不行嗎？」逸雲大笑道：「你當做我出門也像你們老爺，僱著大車同你坐嗎？我們都是兩條腿跑，夜裡借個姑子廟住住，有得吃就吃一頓，沒得吃就餓一頓，一天儘量我能走二百多里地呢。你那三寸金蓮，要跑起來怕到不了□里，就把你累倒了！」環翠沉吟了一會，說：「我放腳行不行？」逸雲也沉吟了一會，對老殘

說道：「鐵爺，你意下何如？」老殘道：「我看這事最要緊的是你肯提挈他不肯，別的都無關係。」

環翠此刻忽然伶俐，也是他善根發動，他連忙跪到逸雲眼前，淚流滿面說：「無論怎樣都要求師父超度。」逸雲此刻竟大刺刺的，也不還禮，將他拉起說：「你果然一心學佛，也不難。我先同你立約：第一件到老姑子廟後，天天學走山道，能把這崎嶇山道，走得如平地一般，你的道就根基立定了。將來我再教你念經說法。大約不過一年的恨苦，以後就全是樂境了。古人云：『月胎成。』也大概不錯的，你再把主意拿定一定。」環翠道：「主意已定，同我們老爺意思一樣。只要跟著師父，隨便怎樣，我斷無後悔就是了。」

老殘立起身來，替逸雲長揖說：「一切拜托。」逸雲慌忙還禮說：「將來靈山會上，我再問停索謝儀罷。」老殘道：「那時候還不知道誰跟誰要謝儀呢？」大家都笑了。環翠立起來替慧生夫婦磕了頭道：「蒙成就大德。」末後替老殘磕頭，就淚如雨下說：「只是對不住老爺到萬分了。」老殘也覺淒然，隨笑說道：「恭喜你超凡入聖。幾年光陰迅速，靈山再會，轉眼的事情。」德夫人也含著淚說：「我傷心就不能像你這樣，將來倘若我墮地獄，還望你二位早來搭救。」逸雲說：「德夫人卻萬不會下地獄。只是有一言奉勸，不要被富貴拴住了腿要緊！後會有期。」

老殘忙去開了衣箱，取出二百兩銀子交與逸雲設法佈置，又把環翠的兄弟叫來，替逸雲磕頭。逸雲收了一百兩銀子說：「儘夠了。不過田老兒處備分禮物，觀音庵捐點功德，給他自己置備四季道衣，如此而已。」德慧生說：「我們也送幾個錢，表表心意。」同夫人商酌，夫人說：「也是一百兩罷。」逸雲說：「都用不著了，出家人要多錢做什麼？」

店家來問開飯，慧生說：「開罷。」飯後，逸雲說：「我此刻先去到田老兒同觀音庵兩處說妥了，再來回信，究竟也得人家答應，才能算數呢。」道了一聲，告辭去了。

這裡老殘一面替環翠收拾東西，一面說些安慰話，環翠哭得淚人兒似的，哽咽不止。德夫人也勸道：「在旁的人萬不肯拆散你們姻緣，只因為難得有這麼一個逸雲，我實在是沒法，有法我也同你去了。」環翠含淚道：「我知道是好事，只是站在這裡就要分離，心上好像有萬把鋼刀亂扎一樣，委實難受！」慧生道：「明年逸雲朝南海，必定到我們那裡去，你一定隨同去的，那時就可以見面，何必傷心呢！」過了一刻，環翠也收住了淚。

太陽剛下山的時候，逸雲已經回來，對環翠說：「兩處都說好了，明日我來接你罷。」德夫人問：「此刻你怎樣？」逸雲說：「我回廟裡去。」德夫人說：「明日我們還要起身，不如你竟在我們這兒睡一夜罷。本來是他們兩個官客睡一處，我們兩個堂客睡一處的，你竟陪我談一夜罷。你肯度鐵奶奶，難道不肯度我德奶奶嗎？」逸雲笑道：「那也使得。俾這個德奶奶已有德爺度你了。自古道：『儒釋道三教』，沒有你們德老爺度他，他總不能成道的。」德夫人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逸雲道：「『德』字為萬教的根基，無德便是地獄。種子有德，再從德裡生出慧來，沒有一個不成功的了。」德夫人道：「那不過是個名號，那裡認得真呢？」逸雲說：「名者，命也，是有天命的。他怎麼不叫德富、德貴呢？可見是有天命的了，我並非當面奉承，我也不騙錢花，你們三位將來都要證果的，不定三教是那教便了。」德夫人說：「我終不敢自信，請你傳授口訣，我也認你做師父。」逸雲道：「師父二字語重，既是有緣，我也該奉贈一個口訣，讓俾依我修行。」

德夫人聽了歡喜異常，連忙扒下地來就磕頭喊師父。逸雲也連忙磕頭說：「可折死我了。」二人起來，逸雲說：「請眾人回避。」三人出去，逸雲向德夫人耳邊說了個「夫唱婦隨」四個字。德夫人詫異道：「這是口訣嗎？」逸雲道：「口訣本係因人而施，若是有個一定口訣，當年那些高真上聖早把他刻在書本子上。你緊記在心，將來自有個大澈大悟的日子，你就知道不是尋常的套話了。佛經上常說：『受記成佛』，你能受記，就能成佛；你不受記，就不能成佛。你們老爺現在心上已脫塵網，不出三年必棄官學道，他的覺悟在你之先，此時不可說破。你總跟他走，將來不是一個馬丹陽、一個孫不二嗎？」德夫人凝了一會神，說：「師父真是活菩薩，弟子有緣，謹受記，不敢有忘。」又磕了一個頭。

其時外間晚飯已經開上桌子，王媽竟來伺候。德夫人說：「你病好了嗎？」王媽說：「昨夜吃了鐵爺的藥，出了一身汗，今日全好了。上午吃了一碗小米稀飯，一個饅頭，這會子全好了。」

當時五人同坐吃飯，德慧生問逸雲道：「俾何以不吃素？」逸雲說：「我是吃素，佛教同你們儒教不同，例得吃素。」慧生說：「我看你同我們一樣吃的是葷哩。」逸雲說：「六祖隱於四會獵人中，常吃肉邊菜。請問肉鍋裡煮的菜算葷算素？」慧生說：「那自然算葷。」逸雲說：「六祖他卻算吃素，我們在斗姥宮終日陪客，那能吃素呢？可是有客時吃葷，無客時吃素，俾沒留心我在葷碗裡仍是夾素菜吃？」環翠說道：「當真我倒留心的，從沒見我師父吃過一塊肉同魚蝦之類。」逸雲道：「這也是世出世間法裡的一端。」老殘問道：「倘若竟吃肉，行不行呢？」逸雲道：「有何不可，倘若有客逼我吃肉，我便吃肉，只是我不自己找肉吃便了。若說吃肉，當年濟顛祖師還吃狗肉呢！也擋不住成佛。地獄裡的人吃長齋的，不計其數，總之，吃葷是小過犯，不甚要緊。譬如女子失節，是個大過犯，比吃葷重萬倍。試問你們姨太太失了多少節？這罪還數得清嗎？其實，若認真從此修行，同那不破身的處子毫無分別。因為失節不是自己要失的，為勢所迫，出於不得已，所以無罪。」大家點頭稱善。

飯畢之後，連貴上來回道：「王媽病已好了，轎轎又換了一個，明天可以行了。請老爺示下，明天走不走呢？」慧生看德夫人，老殘說：「自然是走。」德夫人說：「明天再住一天何如？」老殘說：「千里搭涼棚，終無不散的筵席。」逸雲說：「依我看，明天午後走罷。清早我先同鐵老爺、奶奶送田頭兄弟到田老莊上，去後同鐵老爺到觀音庵，都安置好了俾再走，鐵老爺也放心些。」大家都說甚是。

一宿無話。次日清晨，老殘果隨逸雲將環翠兄弟送去，又送環翠到觀音庵。見了兩個姑子，囑托了一番，老姑子問：「下髮不下呢？」逸雲說：「我不主剃頭的，然佛門規矩亦不可壞。」將環翠頭髮打開剪了一縷，就算剃度了，改名環極。

諸事已畢，老殘回店，告知慧生夫婦，贊歎不絕。隨即上車起行，無非「荒村雨露眠宜早，野店風霜起要遲」。八九日光陰，已到清江浦。老殘因有個親戚住在淮安府，就不同慧生夫婦同道，逕一車拉往淮安府去。這裡慧生夫婦僱了一個三艙大南灣子，逕往揚州去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